

黑猫胸前有一块倒三角的白毛,很像穿黑西装时露出的白衬衫,有一种绅士风。它浑身黑到发亮,唯有脚掌是白的,四足蹑路轻盈——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这种花色叫“踏雪寻梅”猫,我便叫它“踏雪”;但是它也叫小黑、袜袜、咪咪、土地公,或者“那只黑猫”。认识的人叫它,它便回一声“喵”。

踏雪是我们这条巷子里许多人一起喂养的黑猫。这条巷子全是老公寓,因为附近有学校,一楼纷纷改成店面。最早有只玳瑁色母猫在公寓后防火巷屋檐浪板的隙缝里生下了一窝小猫,但这窝猫咪急速凋零,只剩踏雪存活下来。

踏雪很聪明,我见过它在过马路时左右张望,再小步跑过;直觉很灵,遇到“厌猫者”它会远远避开,只靠近爱猫的人;嗓门很大,它在人行道上叫,三楼都能听得见。

我试过诱捕踏雪,带它去结扎,打算“收编”。却没想到它逃出隔离笼,攀着冷气室外机管线往上爬,用猫爪抓开了气窗逃逸。第二天在街上相遇,它毫无芥蒂,伙同另一只亲人的街猫,一起“喵喵”叫着走过来讨食。附近店家的老板正拿了猫食出来:“哎,怎么这几天没见到袜袜,阿财(我猜这是老板叫另一只猫的名字,而我叫那只猫“三八惹”)好寂寞啊。”

我顿悟不能独占这只“万人迷”,于是再也没打算诱捕它。

开卷有益

小叩诗心久方开

□ 匡双林

《九诗心》写了9位诗人,从战国时期的屈原到汉代的李陵、三国的曹丕、晋朝的陶潜、大唐的杜甫、北宋的欧阳修、南北宋时的李清照,以及为南宋谱写了一曲挽歌的文天祥,最后一个则是清初的吴伟业,几乎贯穿了一部中华诗史。可是,作者黄晓丹写的不是一部诗歌史,也不是一部文学史——书中所写的诗人用他们的文字呈现出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的思考,读者感受到的则是千百载之下一颗颗依旧活泼泼的心。

不禁想问:诗人的心扉里,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九诗心》似乎告诉我们,诗人所思考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时间的焦虑、生死的辩证、乐极的哀情……钱钟书《谈艺录》序言里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其实,今人古人,更是心理攸同。

有3位诗人最能打动我,他们是李清照、文天祥、吴伟业。

李清照南渡,文天祥北行,吴伟业诀别,他们肩头扛住的是天地易主、山河变色。

往小里说,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妻的金石是物;往大里说,是往圣绝学,是文化传承。往小里说,文天祥是个人抉择;往大里说,是家国天下。同样,往小里说,吴伟业的爱情是个人情感;但往大里说,是乱世中个人颠沛流离里的种种遭遇,折射出知识分子的群体命运。他们的种种命运,分开来看已令人哀绝,而同时出现在一本书里,更能逼人逼近自我生命的存在现场——似乎,他们的这种情感,就是李清照笔下的6个字:“且恋爱,且怅悵!”黄晓丹写道:“在写李清照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李清照生命故事的核心是离失。没有一个诗人像她一样,在开头就拥有如此之多,然后在一生中全部失去。”其实,文天祥、吴伟业固然没有李清照开始时拥有那么多,然而他们面临的又何尝不是“离失”呢?

景炎元年七月,文天祥从南剑起兵,17个月内转战福建、江西、广东,最终被俘。这其间,“文天祥的母亲、独子病死,妻妾被俘,六个女儿中两个病死、两个被杀、两个被俘”。吴伟业的离失,是繁华绮丽的江南,是曲散灯残的秦淮,还有与卞玉京的聚散离合……在时代的沉浮起落中,吴伟业离失的是担当和真情,尊严和气节,还有他们共同的青春岁月。

书中提及李清照晚年的作品时说,“追忆文学的共同特点是不可思议的壮丽。”我也愿意把文天祥、吴

物语

一只街猫的奇迹

□ 吕雪萱



那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以街猫来说算是奇迹,踏雪竟然活过了16岁。我家在二楼,这些年它兴致好的时候,就跟三八惹联袂来我家阳台上吃饭,偶尔还乘个凉、睡个午觉再离开;或是逮了老鼠放在窗口“报恩”,虽然我一点也不想要。

5年前,三八惹不见了。去年秋天,踏雪变瘦了很多,嘴角流着黄色的涎,一直打自己的嘴巴。我又提了诱捕笼,在外表冷漠但很愿意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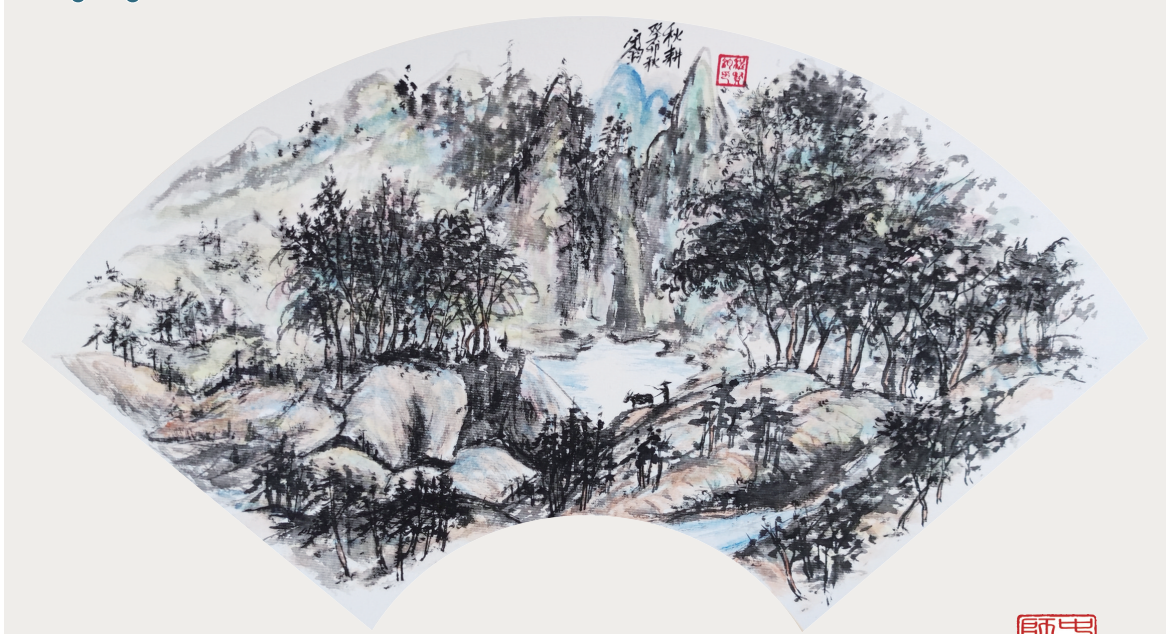
忙的邻居大哥协助下,把它抓进笼子带去看医生。它原本5公斤左右的体重瘦到不到3公斤,经过诊断确认它有重度口臭、猫艾滋、贫血、肾衰竭。

“口臭、猫艾滋,这些都是不能根治的病,还肾衰竭,它16岁了又是街猫……”医生说得很直接,“大概,也就只能让它别太痛苦吧。”于是,我让踏雪在阳台上继续住着,用罐头和自打鲜肉肉泥混着医师配的较不伤肾

的止痛药喂它,它每吃一口就愤愤地打自己的嘴。

过了一周,踏雪刚能正常进食,便趁我清猫砂没注意时逃跑了,跳到浪板上被满天风雨吓呆。为了救它回来,我打开阳台铁窗往下一跃,“嘭”的一声把一楼将近30年历史的后院屋顶踩了一个洞,楼下嗓门很大的便当店老板娘嚷嚷着冲出来:“哎呀,怎么回事啊,好大声!”看到我浑身是伤发着抖,一手抱着猫匍匐着在

艺苑 秋耕



湖北省黄石市开山区汪仁镇汪仁中学 程贤钧

吟游

泊在时光里的焦圻

□ 何 俊

从湖南省安乡县驱车不到一个小时,就来到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古镇焦圻。

踏入古镇,仿若踏入了一条鲜活灵动的“诗路”,扑面而来的是那历经岁月沉淀却依旧浓烈的古风气息。

四面环水的焦圻古镇像是浮在香荷、绿水之上的一叶船舫,古时渔人拴船的石桩依次排列在湖边。当地人形容古镇像一艘巨船:新安堡是船首、永兴寺是桅杆、青龙官是舵,还有上街头的天后宫、上中街的万寿宫、下正街的通庙、最南端的徐田堡等点缀其间,四方游客蜂拥而至。

焦圻镇古称焦泗圻,位于湖南省安乡县西北部,东、北与湖北省公安县相邻,西与湖南省澧县一衣带水,南与安乡县安福乡接壤;远有幕阜山高千仞,近有黄山、太阳山及药山葱翠妖娆,南望洞庭湖碧波万顷,身边则有焦泗水波光荡漾。

据说,屈原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顷襄王十八年,屈原行吟于沅阳城,留下了《湘君》这首瑰丽诗篇,诗里有“望沅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的名句。先贤已千古,焦圻镇至今仍留有古沅阳的遗址,向世人诉说历史的风云和屈原在沅阳城的美丽传说。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时曾屯兵在焦圻镇军牧村及马波湖。

唐朝进士司空图曾到过焦圻沅阳古城,作诗《沅阳渡》:“楚田人立带残晖,驿迎村幽客路微。两岸芦花正萧飒,渚烟深处白牛归。”

明洪武六年,“有文才,多善政,循行阡陌,作歌劝农,深得民心”的知县吴中巡视焦圻镇,一路所见是“绿柳熏风咏醉蝉”“忽睹晴光百草晖”的田园风光,不禁写下《德焦泗圻精舍》诗一首:“焦圻头新水深,清晖环映小丛林。我来下马日当午,暂且藤床坐绿阴。”

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张明先,在《焦圻螺黛》一诗里写道:“山隈村院落风轻,四望焦圻未了青。分得湘君新黛髻,拟来虔郡旧螺亭。千寻幕阜岚和接,数点梁峰阜山高千仞,近有黄山、太阳山及药山葱翠妖娆,南望洞庭湖碧波万顷,身边则有焦泗水波光荡漾。

康熙年间,清政府设焦圻驿站并置塘。嘉庆、道光年间焦圻镇兴旺至极:上街、中街、下街、西街总长35公里,仅商户就达300余家。

几百年后,焦圻古镇从典籍里

脆化的浪板上爬行,“喔,原来是救小黑啊。”老板娘没多说什么,隔了两天,屋顶那块破洞就被补了起来。

外面有风雨,我刷着踏雪的毛,它眯着眼享受。我问:“愿意在这里养老了吗?时间所剩不多,还是像原来那样要自由?”它兀自在阳台地板瓷砖上左翻翻、右滚滚,有点惫懒,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很蠢。

过了半个月,等天气好了,踏雪又趁着我拿猫食时逃跑了。隔天,又出现在浪板上“喵喵”叫着讨食,我只好站在后阳台用长夹子递食物和水喂它。它通常会在早上来浪板叫,晚上到附近的小公园,中间也会到这条巷子的许多地方向许多人讨食。

大家都知道它病了,原本各自喂养它的人们,开始也会交谈讨论了。有人准备了鲜食、罐头,但它毕竟老了,渐渐什么都不能吃,连水也无法喝了。天气愈来愈冷,一个邻居决定送它去医院;第二天,它就走了。

后来才知道,那个邻居在一个冬日难得的暖阳午后送它去火化,仔仔细细办了后事。我总觉得踏雪很聪明,很懂看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它找到了这个善良的邻居。

踏雪走了之后,我们仍会在人行道、超市门口、小公园里谈起它。在重庆东北一条寻常巷子里,生活本来并无交集也极少交谈的人们,透过一只街猫的眼睛,才看见了彼此。(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万州区清泉中学)

弦歌

一枕山河三千梦

□ 周玉利

“你如果不认真地年轻,必将认真地老去。”生于中原、长于中原的我,总免不了任性地遐想、任性地织梦——世界这么大,山河这么阔,我想拥有一段灵动洒脱的旅行,“认真地年轻”一把。

一枕山河三千梦。17年前,我终于迈开双脚,“认真地”踏上贵阳这片热土,带着一根比人生还长的教鞭和一个比云贵高原还高的梦。

可梦想终究很难照进现实,“爱”之初体验只与落差相伴:高原不“高”、贵阳不“贵”。地域狭窄、城市偏小、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横卧高原的筑城(贵阳的别称)“矮”得可怜,完全没有都市的风采和“高原红”的盛景。

我的工作地是贵阳一所很有历史感也很接地气的民办中学,但这里校舍陈旧、一片逼仄。至于生活方面——北饮南食,胃口难开;亲朋远隔,寂寥长伴;生活单调,块垒郁结;傍依铝厂,烟熏无奈;地处“大山洞”,更添了许多顾名思义的感慨。

对于我而言,这里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地年轻”的地方,我是这个城市中孤独的行者,是这个滚滚红尘里被遗弃的清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时常倒提着我那无辜的教鞭无缘无故莫名名状地摔打——梦常被我不留情地鞭笞一地。

一枕山河三千梦,山河不在梦何索?

中文专业出身的我自然无法摆脱汹涌澎湃的多愁善感及善感之后的笔底波澜。于是,我又默默操起了青春之笔,饱蘸着黄河的血液在云贵大地上肆意写生写意——我开始写甲秀楼、黔灵山,开始写南明河、天河潭,开始写贵阳的雨、重点建设的高新区和我含苞欲放的校园……慢慢地,我和我的眼睛、我的文字一起找到了灵感,找到了梦落脚的地方,找到了一度认为被遗弃的自己。

梦想终究可以照进现实,心扉敞开后的“爱”之再体验便有了美的发现:高原也“高”,贵阳也“贵”。

贵阳的雨绝对功不可没。贵阳的雨没有江南那般诗情画意,也没有海南那般浩沱潇洒,却也自有一番品位:它的“外阴内阳”是任何地方都比拟不得的,不管雨势如何,总有一片红日要挣揣而出。以阳为贵,也许就是贵山之南的贵阳的初心吧;而这既是文学的蕴意,也是人文的提醒。

“山上有自峰,雨中有自天”,此言不虚。灵气袅袅蒸腾的黔灵山,养身怡颜日夜不息的南明河、街头巷里抢占舌尖的丝娃娃、风驰电掣的高铁轻轨、在香茶和美酒中泡大的飒爽市民……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在甘雨霏霏的诗情画意里,与“夜郎”“黔驴”不再关联的这棵高原大树,正努力地吮吸着时代的养分。

在贵阳这段灵动的旅行中,在与学生“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发现着一个美丽的观点,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创造美的高点和支点,于是我不知何时起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工作的学校,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座“风景这边独好”的城市。

一枕山河三千梦,梦里山河依稀现。

17年时间,站在这个梦一般的时间节点上,我何其有幸?

17年来,我游遍贵阳的湖山之胜,我尝遍高原的甜香好味,我写遍萌动的青山秀水,我略略推开语文教学的法门……当梦想慢慢照进现实,我蓦然发现我不再是这座城市中孤独的行者,而是高原上的“高人”;不再是这个滚滚红尘里被遗弃的清客,而是自己的“贵人”。

瀑布是一条站立的河流,人是一座走动的山峰。站在17年的节点,站在高原的高点——由中原到高原,由青年到盛年的我感到无比骄傲,骄傲地拥有了一段灵动洒脱的旅行,骄傲地成为了一座走动的山峰。

一枕山河三千梦,“认真地年轻”了一把的我,还想这么歇斯底里地一直“认真地年轻”下去。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农兴中学)